

開放文學－諷刺警世－官場現形記 第十七回 三萬金借公敵詐 五□兩買折彈參

卻說胡統領同周老爺雖然比前冷淡了許多，然而有些事情終究不能不請教他，所以心上雖不舒服，面上還下得去。周老爺雖也覺得，也不好說甚麼。一日接到省憲批票，叫胡統領酌留兵丁，以防餘孽，其餘概行撤回，各赴防次；並飭胡統領趕把善後事宜，一一辦妥，率同回省。胡統領一得此信，別的不都在意，只有開造報銷是第一件大事。出兵一次，共需軍裝若干，槍炮子藥若干，兵勇們口糧若干；土匪抗官拒捕，共失去軍裝若干，用去槍炮子藥若干，兵勇受傷津貼若干；無辜鄉村被累，撫恤若干；打了勝仗，犒賞若干；辦理善後，預備若干。先扎了一篇底帳。想了半天，沒有一個人可以辦得此事，只得仍把周老爺請來，同他商量。周老爺道：「容易。有些事情叫首縣莊令去辦，其餘的由我們自己斟酌一個數目。等卑職商同糧台黃丞，傳知各營官一聲，叫他們具個領紙上來，要開多少就多少，還有什麼不成功的。」胡統領道：「不瞞老兄說：兄弟這個差使，耽了許多驚，受了許多怕，雖然得了個隨折，其實也有名無實。總得老哥費心，替兄弟留個後手，幫兄弟出把力，將來兄弟另圖厚報。」周老爺道：「大人委辦的事，卑職應得效勞，況是大人分內應得的好處。」嘴裡如此說，心上早已打了主意。等到退了下來，一切費用，任意亂開，約摸總在六七□萬之譜。先送上胡統領過目。胡統領道：「太開多了，怕上頭要駁。」周老爺道：「卑職的事，別人好瞞，瞞不過大人。卑職自從過班到如今，還沒有引見，已經背了一萬多銀子虧空。現在蒙大人栽培，趁著這個機會，一來想把前頭的空子彌補彌補，二來弄個引見盤纏，就是引見之後，一到省也不會就得甚麼差使，總得空上二三年，免得再去拖空子，這個都是大人栽培卑職的。至於大人的事，卑職感恩知己，自當知無不言。這樁事情下來，雖瞞得一時耳目，終究一定有人曉得，既然曉得，保不住就要說話。多開少開，總是一樣。將來回省之後，幕府裡面，同寅當中，應該應酬的地方，少不得還要點綴點綴。所以卑職也要商通了首縣莊令、糧台黃丞，方可辦得。」胡統領一聽他口氣，雖然推在別人身上，知道他已經存了分肥念頭，心上老大不願，忙道：「老兄要引見，兄弟另外借給老兄。現在的事，只要切實替兄弟幫忙，兄弟沒有不知道的，將來一定另圖厚報。就是黃、莊兩人，兄弟亦自有幫他們忙的地方。總之，報銷上去的數目還要斟酌。」周老爺明曉得胡統領心上不願意他分肥。忽然想到從省裡臨來的時候，戴大理囑咐他的一番話，說胡統領的為人，吃硬不吃軟。「我今同他商量，他竟其不答應。現在忙了這多天，連個隨折都沒弄到，看他樣子還像怪我不替他出力似的。出了好心沒有好報，看來為人也有限。若不趁此賺兩個，將來還望有別的好處嗎。至於他說將來怎樣幫忙，也不過嘴上好看。現在的人都是過橋拆橋的，到了那個時候，你去朝他張口，他理都不理你呢。為今之計，只有用強橫手段，要作弊大家作弊，看他拿我怎麼樣。」主意打定，正待發作，忽又轉念一想道：「且慢。我今同他硬做，倘或彼此把話說僵，以後事情倒不好辦。現在這裡的人又沒一個可以打得圓場的。我看此事須得如此如此，方能如願。」一面打算，一面答應了幾聲「是」，說：「大人吩咐的話，實在叫卑職刻骨銘心。卑職蒙大人始終成全，還有什麼不替大人出力的。」胡統領道：「如此甚好，將來兄弟自有厚報。」

周老爺見話說完，退了下來，回到自己船上。此時主意早經打定，便命跟班的拿了帖子，跟著進城，去拜縣丞單太爺。原來這裡的縣丞姓單名逢玉，大家都尊他為單太爺。自從到任至今，已有二□多年。平時同紳士們還說得來。只因他為人騙功最好，無論見了什麼人，一張嘴竟像蜜炙過的，比糖還甜，說得人家心上發癢，不能不同他要好。

嚴州雖然是座府城，並沒有什麼大紳士，頂大的一個進士底子的主事。因為發達的晚，上了年紀，所以不到京裡去做官，只在家裡管管閑事，同地方官往來往來，包攬兩件詞訟，生發發，借此過過日子。雖然也沒有甚麼大進項，比起沒有發達的時候，在人家坐冷板凳，做獼猴大王，已經天懸地隔了。這位主事老爺姓魏名翹，表字竹岡，就住在本城南門裡頭。只因本年□月□二是他親家生日，他親家是屯溪有名的茶商，姓汪名本仁，他所以特地預早一個月奔了前去：一來拜親家的壽，二來順便看看女兒，三來再打兩百塊錢的秋風，回來好做過冬盤纏。後來嚴州信息不好，家裡寫信給他，催他回去，汪本仁說：「親家，現在正是亂信頭上，你年紀大了，犯不著碰在刀頭上，我這裡專人去打聽，如果勢頭來得凶，連你寶眷一塊接了來，就在我這裡權且頓身。倘若沒有什麼事情呢，你再回去不遲。」魏竹岡聽了親家的話，只得權時忍耐。等到胡統領大兵一到，土匪平靜，他兒子又趕了信去，連著前頭他親家汪本仁派往嚴州的人也就回來了。魏竹岡曉得家鄉無事，把心放下。其時，親家的生日早經做過。他又住了幾時，辭別起身。親家知道他是靠抽丰過日子的，於盤纏之外，加送了他二百塊錢的年敬。女兒又在自己私房當中，貼了他二百塊錢，總共得了四百塊錢回家度歲，倒也心滿意足。冬天水乾，船行極慢，一路上灘下灘，足足走了□幾天，方到嚴州。

（秋風；也叫打秋風，利用各種借口索取財物。）

其時胡統領已奉到省憲催他回去的公事，同周老爺商量開造報銷的數目。周老爺因為胡統領不能遂他的心願，曉得這裡縣丞單太爺神通廣大，他二人從前在那裡又同過事，交情自與別人不同，所以特地進城拜望他，同他商酌一個借刀殺人的辦法。單太爺聽了會意，便說：「這事情你老堂台出不得面：一來關係名聲；二來同統領翻鬧之後，也沒人打得圓場。依晚生愚見，不如找個人出來教給他去做，等他做好之後，稍些分點好處與他。等他做惡人，我們做好人。應得幫腔的地方，我們就在裡頭幫兩句，豈不更有把握？」

周老爺便把魏竹岡保了上去，說道此人如何能幹，「無論甚麼事情都做得出。他一年幫晚生忙的地方很不少，晚生一年幫他忙的地方也不少。托了他，保管成功。但是此人兩月頭前就到屯溪去拜他親家的壽，目下不知道已經回來沒有。」說罷，便叫跟班：「拿我的片子，到南門裡魏府上打聽魏大老爺屯溪回來沒有。立等回信。」跟班的去不多時，回來稟報：「魏大老爺是剛剛昨夜裡轉的。因為路上受了一點風寒，在家裡養病，所以還沒有過來，叫小的回來先替老爺請安，說有什麼事情就請過去談談。」單太爺點點頭，跟班的退了下去。周老爺便催他立刻去看魏竹岡，「好歹今晚給我一個回信」。單太爺滿口答應。

等送過周老爺，他也不坐轎，便衣出得衙門，只帶一個小跟班的，拿了一根長旱煙袋，一直走到魏家門口，通報進去。魏竹岡請他書房相見。爺得門來，作揖問好，那副親熱情形畫亦畫不出。一時分賓歸坐，端上茶來。兩個人先寒暄了幾句，隨後講到土匪鬧事。魏竹岡一向是以趨奉官場為宗旨的，先開口說道：「這位統領同兄弟鄉榜先後只隔一科。他中舉人的座師，就是兄弟會試的房師。他的朱卷我看見過，筆路同我一樣，只可惜單薄些，所以不會中進士。我二人敘起來還是個同門，難得他到我們這裡辦了這門一件事。等我的病好些，我得去拜他一趟，一來敘敘同門之誼，二來我們地方上的紳士應得前去謝謝他。將來等他回省的時候，我還要齊個公分，做幾把萬民傘送他，同他拉攏拉攏。將來等他回省之後，省裡有什麼事情，也好借他通通聲氣。老哥是自己人，我的事是不瞞你的。你說我這個主意可好不好？」單太爺道：「好是好的。但是現在的人總是過橋拆橋，轉過臉就不認得人的。等到你有事去請教他，他又跳到架子上去了。依我之見，現在倒不如趁此機會想個法子，弄他點好處，我們現到手為妙。等到好處到手，我們再送他萬民傘。那是大家光光臉的事情，有也罷，沒有也罷。好在是眾人的錢，又不要你自己掏腰，倒也無甚出入。」

魏竹岡聽了詫異道：「怎麼這件事情還有什麼好處在內？兄弟敲竹杠也算會敲的了，難道這裡頭還有竹杠不成？」單太爺道：「不是我說，你幾乎錯過。我曉得你從屯溪回來，一路受了些辛苦，所以特地備下這分厚禮替你接風。」魏竹岡聽了，心癢難抓，忙問：「到底是個甚麼緣故？」單太爺道：「你出門兩個月，剛剛回來，也不曾出過大門，無怪乎你不曉得。等我來告訴你。」說著，便把此事始末，說了一遍，又道：「當初並沒有甚麼土匪，不過城廂裡出了兩起盜案。地方文武張大其詞，稟報到省，上頭為所蒙蔽，派了胡統領下來。其時地方上早經平安無事。偏偏又碰著這位胡統領好大喜功，定要打草驚蛇，下鄉搜捕。土匪沒有辦到一個，百姓倒大受其累。統領自以為得計，竟把剿辦土匪，地方肅清稟報上去，希圖得保。現在又叫他手下的人開辦報銷，聽說竟其浮開到一百多萬。害了百姓不算數，還要昧著天良，賺皇上家的錢。這樣的人，虧你認作同門，還要去拜謝他呢！」魏竹岡道：

「據你說來，真正豈有此理！他下鄉騷擾百姓，百姓吃了他的苦，為什麼不來告呢？」單太爺道：「這是我們這位堂翁辦的好事。百姓起初原來告的，不知道怎麼一來，一個個都乖乖的回去，後來一點動靜都沒有了。」魏竹岡道：「這事情我不相信，我倒要去問問他。一個地方官有多大，只知諂媚上官，罔恤民隱，這還了得嗎！」說罷，立刻親自下座，到書案桌上取出信箋筆硯，先寫一封信給本縣莊大老爺。單太爺勸他不要寫，他一定要寫，信上隱隱間責他辦事顛頂，幫著上司，不替百姓伸冤「兄弟剛從屯溪回來，就有許多鄉親前來哭訴，一齊想要進省上控，是兄弟暫將他們壓住。到底這件事老公祖是怎麼辦的？即望詳示」云云。寫完立刻差人送去，並說立等回信。一面仍同單太爺商量敲竹杠的法子。不多一刻，莊大老爺回信已到。魏竹岡拆開看時，不料上面寫的甚是義正詞嚴，還說甚麼：「百姓果有冤枉，何以敝縣屢次出示招告，他們並不來告？雖然來了幾起人，都是受土匪騷擾的，並沒有受過官兵騷擾，現有他們甘結為憑。況且被害之人，敝縣早經一一撫恤，領去的銀子，都有領狀可以查考。敝縣忝為民上，時時以民事為念，這不替百姓伸冤的話是那裡來的？還求詳細指教」各等語。魏竹岡看完之後，把舌頭一伸，道：「好利害！如今倒變了他的一篇大理信了。」單太爺道：「我們這位堂翁是不好纏的，勸你不必同他羅蘇，還是想想你們貴同門胡統領的法子罷。」

（顛頂：糊塗。）

魏竹岡聽了躊躇道：「不瞞老哥說，下頭的竹杠小弟倒是敲慣的。我們這些敝鄉親見了小弟都有點害怕，還有鄉下人，也是一敲就來。人家罵小弟魚肉鄉愚，這句話仔細想來，在小弟卻是『當仁不讓』，倒是這上頭的竹杠兄弟卻從來沒有敲過，應得用個甚麼法子？」單太爺道：「只要有本事會敲，一敲下去，□萬、八萬也論不定，三萬、二萬也論不定，再少一萬、八千也論不定：看甚麼事情去做，要敲敲大的。至於今天說官司，明天包漕米，什麼零零碎碎，三塊、五塊，□塊、八塊，弄得不吃羊肉空惹一身騷，那是要壞名氣的，這種竹杠我勸你還是不敲的好。要弄一筆大的。就是人家說我們敲竹杠，不錯，是我的本事敲來的，爾其將奈我何，就是因此被人家說壞名氣，也還值得。」魏竹岡聽了，心上歡喜，張開鬍子嘴，笑的合不攏來。笑了一會，說道：「我也不想□萬、八萬，三萬、兩萬，只弄他一萬、八千，拿來放放利錢，夠了我的養老盤纏，我也心滿意足了。如今倒是怎麼樣敲法的好？還是寫信，還是當面？」單太爺想了半天，道：「當面怕弄僵，還是寫信的好。你寫信只管打官話，是不怕他出首的。有甚麼事情，裡頭我有一個至好朋友替我做內線。見事論事，隨機應變，依我看來，斷沒有不來的。」

說到這裡，伺候他的小上來請吃飯。魏竹岡不答應，看他意思，想要把信寫好再吃飯。只見他走到書桌跟前坐下，開了墨盒子，順手取過信箋，一只手摸著箋紙，一只手拿了一枝筆，將筆頭含在嘴裡，閉著眼睛出神。卻不料單太爺自從下午到此，已經坐了大半天，腹中老大有點飢餓，又不便一人先吃，只得催他吃過晚飯再寫。魏竹岡至此方悟客人未曾吃飯，連忙吩咐小進去說：「今天有客在此，菜不夠吃，快去添樣菜來。」小進去多時，方見捧了一小碟炒雞蛋出來。安排匙箸都已停當，二人一同入座。單太爺舉眼看時，只見桌上的菜一共三碟一碗：一碟炒蠶豆，一碟豆腐乳，一碟就是剛才添出來的雞蛋，一碗雪裡紅蝦米醬油湯。等到將飯擺上，乃是開水泡的乾飯。魏竹岡舉箸相讓，謙稱：「沒有菜。」單太爺道：「好說。彼此知己，只要家常便飯，本來無須客氣。」一面吃著，魏竹岡又拿筷子夾了一小塊豆腐乳送到單太爺碗上，說道：「此乃賤內親手做的，老哥嘗嘗滋味如何。」單太爺連稱「很好……。」說話間，魏竹岡已吃了三碗泡飯，單太爺一碗未完，只聽他說了聲「慢請」，立起身來，走過去拔起筆來寫信。幸而他是兩榜出身，又兼歷年在家包攬詞訟，就是刀筆也還來得，所以寫封把信並不煩難。等到單太爺吃完了飯過來看時，已經寫成三四張了。

他一頭寫，單太爺一頭看；等到看完，他亦寫完。只見上頭先寫些仰慕的話，接著又寫了些自己謙虛的話，末後才說到：

「本城並無土匪作亂。先前不過幾個強盜，打劫了兩家當典、錢莊。城廂重地，迭出搶案，地方官例有處分；乃地方官為規避處分起見，索性張大其詞，托言土匪造反，非地方官所能抵禦，以冀寬免處分。上憲不察，特派重兵前來剿捕。議者皆謂閣下到此，亟應察訪虛實，鎮撫閭閻。乃計不出此，而亦偏聽地方文武蒙蔽之言，以搜捕遺孽為名，縱所部兵四出劫掠，焚戮淫暴，無所不為。合境蒙冤，神人共憤。現在梓裡士民，爭欲聯名赴省上控。幸鄙人與執事誼屬同門，交非泛泛，稔知此等舉動皆不肖將弁所為，閣下決不出此。惟探聞上控呈詞，業經擬定，共計八款，子目未詳。叨在知交，易敢不以實告。應如何預為抵制之處，尚祈大才斟酌，並望示復為盼」各等語。

（閭閻：本指裡巷的門，代稱平民百姓。）

單太爺看了，連連拍手稱妙。魏竹岡道：「我只同他拉交情，招呼他，看他如何回答我。」單太爺道：「聽裡頭朋友說，他還有朦開保案、浮開報銷幾條大劣跡，為什麼不一同敘進？」魏竹岡拿手指著「共計八款」四個字，說道：「一齊包括在內，給他個糊裡糊塗的好。等他來問我，我再一樣一樣的告訴他。我的信只算要好通個信，我犯不著派他不是，所以信上有些話一齊托了別人的口氣，不說是我說的，只要他覺著就是了。」單太爺聽了甚為佩服，連說：「到底竹翁先生是做八股做通的人，一通而無不通。……小弟是沒有讀過書，主意雖有，提起筆來就要現原形的。」魏竹岡道：「這也怪不得你。你若八股做通，你早已上去，也不在這裡做縣丞了。」正說著，將信封好，開了信面。怕自己的跟人不在于行，交給單太爺的小跟班即刻去送，叫他到船上說是魏家來的，守候回信，千萬不可說明是單太爺的家人。小跟班的答應著去了。約摸兩個鐘頭，方才拿了一張回片回來，說：「有信明天送過來。」魏竹岡道：「我這個信不是甚麼容易復的，定要斟酌斟酌，且看他明日回信如何寫法，再作道理。倘若沒有回信，好在你有位朋友在裡頭，就托他探個信，告訴我們一聲。或者再寫一封信去，或者商量別的法子。」單太爺答應著，又說了些別的閑話，方才回去。按下不表。

且說周老爺自從辭別單太爺出城之後，一直回到船上。畢竟心懷鬼胎，見了胡統領比前反覺殷勤。胡統領本是個隨隨便便的人，倒也並不在意。等到晚上吃過夜飯，正是幾個隨員在大船上趨奉統領的時候，忽見船頭上傳進一封信來，說是本地紳衿魏大老爺那裡寫來的。胡統領聽了詫異，連忙接在手中一看，只見上面寫明「內要信送呈胡大人勛啟」，下面只寫著「魏臧」兩個字，還有「守候福音」四個小字。一頭拆信，一頭心上轉念：「我並不認得此人，這是那裡來的？」信封拆破，掏出來一看，先是一張名片，刻著「魏翹」兩個大字，後面注著「拜謁留名，不作別用」八個紅字。另用墨筆添寫「號竹岡，某科舉人、某科進士、兵部主事、會試出某某先生之門。」胡統領看了明白：「是要我曉得他與我同門的意思。看來總是拉攏交情，為借貸說項地步。」因此並不在意，從從容容將信取閱。及至看到一半，說著「並無土匪」的事，心中始覺慌張；兼之一路看來，無非責備他的話頭，因此心上很不舒服；及至臨了，敘到他兩個本是同門，因此特地前來關照，以及「守候回信」等語。他翻來復去看了兩遍，一聲不響。眾隨員瞧看也摸不著頭腦。周老爺雖已猜著九分九，也只好裝作不知，一傍動問：「是那裡來信？為的甚麼事情？」胡統領不說甚麼，但把信交在周老爺手中，說了聲「你看」，自己躺下吃煙。周老爺接信在手，從頭至尾看了一遍，心內早已了然，口中不便說出。只說：「奇怪得很！看他來信倒著實同大人要好，所以特地前來關照。」胡統領道：「他雖然與我同門，我又何曾認得他？你說他同我要好，所以特來關照，據我看來，只怕不是好意思呢！」周老爺道：「這也不見得。倘若他不同大人同門，或者難保，既然同大人有此一層交情，借此拉攏，或者有之。倒是他信面上寫明白守候回信，現在怎樣回他？」胡統領道：「給他個回片，先叫來人轉去，等明天訪明實在，有回信再給他送去。」家人們答應一聲，取出名片交給來人，叫他回去銷差。

這裡胡統領抽了幾口煙，一聲不響，等到過足了癮，坐起來對周老爺說道：「我看這件事情不妙。好在眼前都是自己人。這件事情倘若鬧了出來，終究有點不便。怎麼想個法子預先布置布置的好。事不宜遲，辦事越慢，花錢越多。就是我从前謀這個差使的時候，軍機王大人跟前經手的朋友是他的內侄，這條路原是再好沒有。他只叫我送三千銀子的贖見，包我得這個差使。我嫌多沒有理他。後來托了別人，一花花了五千，經手的還要謝儀，一共花了六千，足足的耽擱了半年事情才成功。兄弟是過來人，這點機關我還懂得。諸位替我想想看，可是不是？」文七爺接口道：「大人這事怕什麼！大人是上頭派了來的，無論事情辦的錯不錯，一來上頭總得護著大人，斷不肯自己認錯；二來縣裡有他們鄉下人的甘結、領狀，都是真憑實據。他們有多大膽子敢上控！直捷可以不

理他。」胡統領尚未開言，周老爺道：「怕呢原不是沒有什麼怕他，但是等到事情鬧出來，大家沒有味，這種人直捷是地方上的無賴，勝之不足為榮，敗之反足為辱。還是大人的明鑒，預先布置的好。」文七爺道：「只要我們理直氣壯，怕他怎的！」胡統領道：「文大哥，周某人話不錯。兄弟的脾氣，寧可息事，花兩錢算什麼，只要小的去，大的來，就有在裡頭了。但是總得有個人先去探探口氣，我們才好商量。」周老爺道：「是。先去探探口氣，果然是美意，我們也樂得同他拉攏拉攏。大人就給他一角公事，或者請他清查本地被土匪擾害的災戶，借此為名，等他開支幾兩銀子的薪水，這是好的一面說法。倘若存了別的主意，大人跟前卑職要直談的，那是他一定存了敲竹杠的意思。但是現在先寫信，看來事情一定還可挽回，大人也不必煩心。這裡的捕廳姓單，同卑職是幾年的相好，聽說他同本地這些人還聯絡得來，卑職就去找他當中疏通疏通，將來事成之後，大案裡頭，求大人賞他一個保舉就是了。」胡統領道：「這是惠而不費的，我又何樂而不為呢。但是你老哥見了單縣丞，只說你托他，不必提出我來。各式事情，我們心照就是了。」周老爺答應著說：「明天一早就進城去。事情要辦的快，總要明天一天裡頭了結才好。」胡統領道：「是啊。如此我也不留你們多坐了。你們各自回船歇息，明天好辦正經。」於是各隨員一齊辭別退去。

到了次日，周老爺果然起了一個早，坐轎進城會見單太爺，講起昨夜統領的情形，知道事有把握。單太爺幫著敲了竹杠，統領還要保舉他，真是名利兼收，非常之喜，連說：「晚生尚能因此過班，已是老堂翁的提拔。……至於銀錢裡頭，用著晚生出力的地方，晚生無不竭力，無論多少好處，一齊都是你堂翁的。至於魏老朋友那裡，有兄弟去抗，少則一頭二千，多則三五六千，隨你堂翁的便。他坐在家裡那裡來得這些銀子，多了豈不是白便宜他呢。」周老爺聽了，自然也自歡喜。又商量了一回，仍舊出城覓見統領，說起這魏竹岡的為人：「據單縣丞說，竟其不是個好東西，而且同京裡張昌言張御史是姑表兄弟，所以在地方上很不安分。地方官看他表弟面上，有些事情都讓步，不同他計較。單縣丞雖然同他要好，曉得他利心太重，有些話也只好說起來看。總之，想敲一個大竹杠是實情。」胡統領聽了躊躇道：「少呢，我們那裡不花兩錢，如果要的多，也只好聽他的便了。」周老爺道：「據單縣丞說，只怕開出口來不會少呢！」胡統領聽了詫異道：「怎麼單縣丞曉得他要敲我的竹杠？」周老爺連忙分辨道：「他如何會曉得，也不過外頭聽來的傳言，他聽見大人肯賞他保舉，他感激的了不得，立刻就姓魏的那裡探聽去了。」

周老爺正同統領說話的時候，忽然船頭上有人來說：「有客到隔壁船上拜周老爺。」周老爺道：「只怕是單縣丞探了口氣來了。」統領道：「論不定就是他，你快過去看看罷。」周老爺辭別出來，回到自己船上，果然是單太爺。當時因人多不便說話，便把他拉到耳艙裡，兩個人鬼鬼祟祟的半天。周老爺送客出來，一直仍回到統領船上，一進門見了統領，便嚷道：「真正想不到的事情，簡捷要把卑職氣死！怎麼不做一個好人，一定要敲竹杠！」胡統領忙問：「怎的？」周老爺只顧說他自己的話，說道：「他上天討價，不能不由我落地還錢。且看單太爺去說，他能聽不能聽，再作道理。」胡統領忙問：「到底他要多少數目？」周老爺道：「大人估量他多少？」胡統領道：「多則五千，少則三千。」周老爺道：「三千再加一百倍！」胡統領楞了一楞，舌頭一伸，道：「怎麼一百倍？」周老爺道：「他開口就是三萬，豈不是一百倍。」胡統領道：「他的心比誰還狠！咱們辛苦了一趟，所為何事，他竟要一網打盡，我們還要吃甚麼呢。你怎麼回頭他的？」周老爺道：「回頭了他恐防生變。卑職總想著大人『寧可息事』的一句話，只同他講價錢，不同他翻臉。」胡統領道：「你到底同他講多少？」周老爺道：「他開的盤子太大了，過少不好出口，卑職還了他三萬。」胡統領聽了，默默無語。停了好半天，又問道：「你還他三萬，他答應不答應呢？」周老爺道：「他要三萬，是單縣丞傳來的。卑職只還他數目給他，不曉得他答應不答應。」胡統領聽了搖搖頭，說道：「都要像這樣敲起來，一個三萬，一個就是三萬。我的錢有完的時候，他們的竹杠沒有完的時候。這個我吃不了！你替我回頭他：有什麼本事只管施來，我不怕；如若要錢，我沒有。」

周老爺聽了，陡的吃了一驚，心上思量道：「怎麼這件事他倒變起卦來？而且也不像他平日為人。」但是碰了下來，也不好說別的，只搭訕著說道：「卑職這事是仰體大人意思做的，所以敢還他一個價，橫豎這點數目總還開銷得出。」胡統領一聽話中有因，明明說他的錢是嫌來的，揭著他的痛瘡，心上越發生氣。其時天氣已交小寒，胡統領穿著一件裹兒紅的大毛袍子，沒有扎腰，也沒有穿馬褂，頭上戴著「皮困秋」，腳下登著薄底京靴，因為烘眼，戴了一付又大又圓的墨晶眼鏡，一手捧著水煙袋，一手絡著老鼠鬍子，坐在床邊上，搖來搖去，床上點著煙燈。只見他的面孔比鐵還青，坐了老半天，一聲不響。周老爺也只好相對無言。又歇了一會，說道：「我替他們地方上辦了這麼大的一件事，一把萬民傘都沒有，還來敲我的竹杠！」周老爺道：「等卑職出去通個風給他們，一定有得來的。」胡統領道：「算了罷！我省得三萬銀子，至少幾千把萬民傘好做。這個虛體面，我如今亦不在乎了？」周老爺一連碰了幾個釘子，滿肚皮不願意，癢在肚裡不敢響。聽他的口音，三萬頭還賴著不肯出。一時不敢多說，只得隨便敷衍了幾句，搭訕著出去。

（「皮困秋」：一種帽子的名稱。）

回到自己船上，踱來踱去，一時想不出主意。想了半天，忽然想到建德縣莊某人，統領同他還說得來，只好請他來打個圓場，或者有個挽回，到底撈他兩個。主意打定，便去拜見莊大老爺，言明來意，只說：「外頭風聲甚是不好，雖然鄉下人都有真憑實據在我們手裡，到底鬧出來總不好看。魏竹岡是著名的無賴，送他兩個，堵堵他的嘴，我們省聽多少閑話。」莊大老爺聽了，心想：「上回鄉下人的事情，雖然我替統領竭力的做了下來，然而對得住上司，畢竟對不住百姓，早晚總有一個反復。倒不如等他們出兩個錢，我也免得後患。」想罷，便連聲稱「是……」。又道：「統領脾氣，兄弟是曉得的，等兄弟去勸他，應該總答應。」周老爺感激不盡，辭別出門。不多時候，莊大老爺也就來了。見了統領，閑談了幾句，慢慢講到此事。胡統領咬了一口不答應，還說了許多閑話，總怪周老爺幫著外頭人。又說：「兄弟這趟差使是苦差使，講不過諸公的。周某人總想多開銷兄弟兩個他才高興，不曉得他存著一個甚麼心。像你老哥才算得真能辦事情的人。」莊大老爺隨便替周老爺分辨了兩句，把嘴湊在統領耳朵上，咕咕唧唧了半天。稱見統領皺一回眉，搖一回頭；後來漸漸有了笑容，一連把頭點了幾點，方才高聲說道：「這件事，兄弟總看你老哥的面子，如果是別人，兄弟一定不能答應。」莊大老爺又重新謝過，辭別回去不題。

單說胡統領此番雖然聽了莊大老爺的話，答應送魏竹岡三萬銀子，托為布置一切。他的初意，因為不放心周老爺，一定要莊大老爺經手。莊大老爺明曉得這裡頭周某人有好處，而且當面又托過，犯不著做甚麼惡人，所以求了統領，仍交周某人經手。統領面子上雖然答應，等周老爺上來請示要划這筆銀子，他老人家總是推三阻四，一連耽擱了好幾天亦沒有吩咐下來。周老爺心上著急，又不好分催他。而且胡統領有意為難，過了兩天，竟其推病不見客，連周老爺來見也是不見。等到病好，周老爺再上去請示，倒說：「兄弟那裡來的錢？還是老兄外頭面子大，交情多，無論那裡先替兄弟拉三萬銀子；隨後等兄弟有了缺，本利一個不少他的就是了。」周老爺聽了，氣得半天說不出話來。意思待要發作兩句，既而一想：「好漢不吃眼前虧。且讓他一步，再作道理。」回到自己船上，越想越氣。忽又想到：「戴大理的話真是一點不錯。橫豎總不落好，碰見這種人只好同他硬做。但是一件：銀錢是黃仲皆經營，我今同他商量，他是個膽小人，一定不肯答應，與其碰了回來，不如不張口為妙。」想來想去，一夜來眠。

次日一早起身，正在一個人盤算主意的時候，齊巧單太爺前來探信。周老爺一想：「他來得湊巧，我今姑且同他商量。」當下請進，見面敘坐。周老爺先開口道：「一連接到老哥三張條子，為著事情大有反復，所以一直未能報命。」單太爺道：「晚生並不能來催堂翁，只因魏竹岡天天派人到晚生那裡來討回信，賽如欠了他的債一般。這種人真正可惡！晚生想不去理他，又怕耽誤了堂翁這邊的事，統領跟前天以交代，所以急於兩面圓場。也曉得堂翁這裡事情多，不好為著這點小事情時來絮聒，為的實係被催不過，所以寫過幾封信，意思想討堂翁一個回信，晚生也好回復前途。一連幾日，既未見堂翁進城，事情如何又未蒙台諭，所以晚生只得自己過來，一來請請安，二來請個示，到底這事如何辦法？」周老爺聽了，皺了一皺眉頭，說道：「兄弟亦正因此事為難，正想進城同老哥商量，現在老哥來此甚好。」單太爺道：「怎麼說？」周老爺把嘴湊在他耳朵邊，將此事始末緣由，他如何為難，統領如何蠻橫，現在想賴這筆銀子的話，說了一遍。

單太爺聽了，想了一回，說道：「堂翁現在意下如何？」周老爺道：「這種人不到黃河心不死。現在橫豎我們總不落好，索性給他一個一不做，二不休。你看如何？」單太爺道：「任憑他們去上控？」周老爺道：「猶不止此。」單太爺詫異道：「還要怎樣？」周老爺楞了半天，方說道：「論理呢，我們原不應該下此毒手，但是他這人橫豎拿著好人當壞人的，出了好心沒有好報，我也犯不著替他了事。依我的意思，單叫人去上控還是便易他，最好弄個人從裡頭參出來，給他一個迅雷不及掩耳。要賺大家賺，要漂大家漂，何苦單單便易他一個。我上回恍惚聽你老哥說起，張昌言張御史同魏竹岡是表兄弟，可有這個話？」單太爺道：「他倆不錯是表兄弟。但是他如今通信不通信，須得問問魏竹岡方曉得。」周老爺道：「我想托你去找找他，通個信到京裡幹他一下子，你看怎樣？」單太爺道：「只要他肯寫信，那是沒有不成功的。但是一件，事情越鬧越大，將來怎麼收功？於他固然有損，於我們亦何嘗有益呢？」周老爺道：「我不為別的，我定要出這一口氣，就是張都老爺那裡稍須要點綴點綴，這個錢我也肯拿。」

單太爺一聽他肯拿錢，便也心中一動，辭別起身，去找魏竹岡。兩人見面之下，魏竹岡曉得事情不成功，這一氣也非同小可，大罵胡統領不止，立刻要親自進省去上控，不怕弄他不倒。單太爺道：「現在縣裡有了憑據，所以他們有恃無恐。他是省裡委下來的，撫台一定幫好了他。官司打不贏，徒然討場沒趣。」魏竹岡道：「省控不准就京控。」單太爺道：「你有閑工夫同他去打，這筆打官司的錢那裡來呢？」魏竹岡一聽這話有理，半天不語。單太爺道：「你令親在京裡，不好托托他想法子嗎？」魏竹岡道：「再不要提起我們那位舍表弟。他自從補了御史，時常寫信來托我替他拉買賣。我這趟在屯溪替他拉到一注，人家送了五百兩。我不想賺他的，同他好商量，在裡頭挪出二百我用，誰知他來信一定不肯，說年底下空子多，好歹叫我匯給他。還說明：『將來你表兄有什麼事情，小弟無不竭力幫忙，應該要一百的，打個對折就夠了。』」老父台，你想想看，我老表兄的事情，他不肯說不要錢，只肯打個對折，你說他這要錢的心可多狠！」單太爺道：「不管他心狠不心狠，『千里為官只為財』，這個錢也是他們做都老爺的人應該要的。不然，他們在京裡，難道叫他喝西北風不成？」魏竹岡道：「閑話少說，現在我就寫信去托。但是一件，空口說白話，恐怕不著力，前途要有點說法才好。」單太爺道：「看上去不至於落空。至於一定要若干，我卻不敢包場。」魏竹岡道：「到底肯出若干買他這個折子？」單太爺道：「現在已到年下了，送點小意思，總算個炭敬罷了。」魏竹岡道：「炭敬亦有多少：一萬、八萬也是，三□、二□亦是。到底若干，說明白了我好去托他。你不知道他們這些都老爺賣折參人，同大老官們寫信，都與做買賣一樣，一兩銀子，就還你一兩銀子的貨；□兩銀子，就還你□兩銀子的貨，卻最為公氣，一點不肯騙人的。所以叫人家相信，肯拿銀子送給他用。我看這件事情總算兄弟家鄉的事情，於兄弟也有關係，你也一定有人托你。你就同前途說，叫他拿五百兩銀子，我替他包辦。」單太爺道：「五百太多罷？」魏竹岡道：「論起這件事來，五千也不為多。現在一來是你老哥來托我，二來舍表弟那裡我也好措辭。總而言之：這件事參出去，胡統領一面多少總可以生法，還可以『樹上開花』。不過借我們這點當作藥錢，好處在後頭，所以不必叫他多要。你如今連個『名世之數』都不肯出，真正大才小用了。」單太爺道：「這錢也不是我出，等我同前途商量好了再來復你。」魏竹岡道：「要寫信，早給兄弟一個回頭。」單太爺道：「這個自然。」說完別去。

（「名世之數」：五百的代稱，語出《孟子》：「五百年必有王者興，其間必有名世者。」）

當晚出城，找到周老爺說：「姓魏的答應寫信，言明一千銀子包辦。」周老爺聽了嫌多。當下同單太爺再三斟酌，只出六百銀子。單太爺無奈，只得拿了三百銀子去托魏竹岡說：「前途實在拿不出。大小是件生意，你就賤賣一次，以後補你的情便了。」魏竹岡起先還不答應，禁不住單太爺涎臉相求，魏竹岡只得應允。等到單太爺去後，寫了一封信，只封得五□銀子給他表弟，托他奏參出去。以後如何，且聽下回分解。